

■流沙

■谢建萍

创新始于理想

"叶文贵"这个名字可能现在已经没 有多少人记得起来了,而在上世纪80年 代,"叶文贵"这三个字几乎等同于现在 的"王健林""马云"

叶文贵是温州苍南的一位农民,30 多年前, 当万元户成为财富的代名词时, 他已坐拥千万元资产,在全国也有很大 的影响力。但他的财富却在上世纪90 年代初突然"殒落",这一切源于他的理 想主义——造车梦

叶文贵还在东北当知青的时候,就 梦想要造出汽车。有了财富之后,他开 始摈弃一切俗务,淡出人们视线,专心营 造他的造车梦

1993年,他研制出中国首辆混合动 力小轿车,一次充电可以行驶200公里, 最高时速80公里,而且汽车配件95%以

溪畔梓洲

从野马岭民宿到梓洲"乡村画语",已是

上来自温州本地。在先后投入1500余 万元后,最后因意识超前及国家政策等 原因,导致造车梦破灭,没能实现商品 化,而叶文贵也因造车散尽家财,财富 化为乌有。虽从当年的千万富翁沦落 到普通人,但叶文贵的理想主义还在继 续,他的儿子在大学读的便是汽车制造

在浙江,关于叶文贵的故事现在已 很少有人提及。即便有些人还记得他, 也不会欣赏他的梦想。也许有人认为, 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分工已极其细 致,造车需要研发设计、基础制造、产品 营销等等,草根创新的价值已经不大

前几年,浙江还有一个农民卸下摩 托车的发动机,用铝钢当飞行板,用报废 的汽车座椅当飞机座椅,制造出了一架 "土飞机",结果在试飞时就一头载了下 来。人倒没事,但让村民担心不已,因为 大家都唯恐他可能还要试飞,如果飞机 掉在自家屋顶,岂不是倒了大霉。

在网络搜索引擎上打入"农民制造 土飞机"这几个字,可以得到89万个条 目。对于这些农民造飞机事件,当年官 方的态度很明确:不支持。如果违反相 关法律,必须处罚。

农民造飞机同样被科学家嗤之以 。中国有位知名院士就说,在200年 前,"农民造飞机"是值得鼓励的探索,但 到了200年后的今天,再重复这种探索, 注定要失败。

从经济上说,农民不论造汽车还是 造飞机,都不可能产生效益,因为现在相

关技术早已成熟,不必由农民来探究。 些可爱的农民给予宽容。 这些草根的 创新欲望,其实是与整个社会的创新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人才和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在所 谓的"精英层",民间智慧往往被漠视并 停留在体制之外。但创新并不仅仅是精 英的创新,对草根的创新也应加以鼓 励。这个社会到了时刻关注民间科技创 新,"英雄"不问出处的时候,才能真正被 称为创新型社会。

但一边是官方和科学界的全面否认,一 边却是人文圈的大力褒扬。许多人文主 义者为农民造汽车和造飞机欢呼不已, 他们认为这些农民是"民间科学家",预 示着民间创新力量。这个社会应该对这

野、山林吸附着。 如巨形扇面般打开的马岭山,一条溪涧 从山凹腹地钻出,溪水左突右拐,流经上梓 洲、下梓洲、石舍、卢茨湾,像被大地母亲的手 抚摸着,一路奔跑着向富春江、钱塘江而去。

傍晚。太阳的余晖渐渐地从山巅隐去,白天

蒸腾着的热气,开始一点点地被浓绿的旷

为了防止汛期暴涨的洪水损毁村里的 房屋与庄稼,村民沿着溪涧砌起结实的石 磡,上面架起坚固的桥梁,蜿蜒几十公里向 外延伸。村里新建的楼房一幢幢拔地而起, 如雨后春笋般,或几家聚集,或单门独户,错 落有致地随地势散落在溪畔左右。

与山为邻,择水而居,是中国人历来的 传统,近水结庐自然也成了现代人追求的一 种理想生活。"乡村画语"是一家民宿,坐落 在梓洲溪源头的山脚,溪水紧贴着墙脚石磡 流向下游。由于前些天连降暴雨,溪涧水量 猛增,溪水顿失往日的温和,顺着山坡急速 地朝着大小溪石横冲直撞,在民宿屋前的平 缓地带形成了一个水潭。站在潭前,循着山 势向上眺望,大小飞瀑影影绰绰、若隐若现, 它们一路翻飞,发出轰轰的水声,像个调皮 的小孩欢快地冲你奔来。难怪,那晚入住三 楼的"观潭"间,又遇半夜一场暴雨,一夜听 潭,整个人如同置身于黄果树大飞瀑,如梦 如幻。倒也心生另一种期盼,待溪水心平气 和时,躺在隔壁"听潭"间舒适的大床上,听 它窃窃私语。

溪畔的"乡村画语",不论从它的名称,还 是从实地来看,都称得上是居住环境优美的 代名词。民宿主人姚书记特别有创意,他在 贴着房子的整个溪涧上,铺上水泥板,然后浇 铸平整,不论何时进出家门,脚底下的水声有 时哗哗,有时叮咚,日日弹唱不绝于耳,仿佛 踩着琴键那般。屋前是个超大的院子,是花 圃,是菜地,也是果园。到大小溪石巧搭的休 憩处坐坐,看看绿草,赏赏杂花;菜地里的毛 芋,叶大肥厚,长势喜人;贴着菜地的是一大 片猕猴桃园,碧绿的叶子像打看的小伞,藏在 叶下的猕猴桃三两个或四五个挨在一起,一 如课堂上顽皮的孩子,在交头接耳说悄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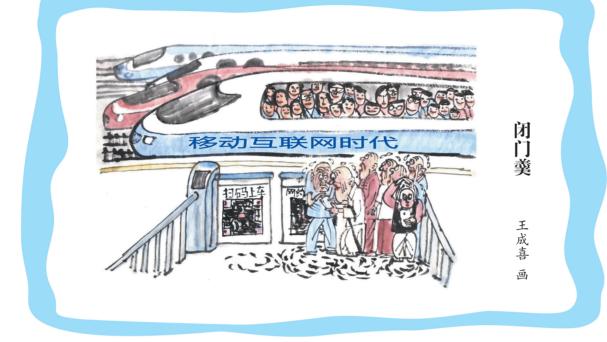
晚餐就在大门口,山风徐徐,溪水哗 哗。四方桌,一家人,好不惬意与幸福!饭 后沿着溪边小路散步,乡村景致如画。地 里,成畦长须的玉米,葡匐爬藤的番薯,躺在 草丛里的冬瓜,挂满架上的丝瓜、黄瓜;屋 前,酒坛、彩磁、花盆装饰的围墙,墙脚院落, 凤仙花、鸡冠花、大丽菊灿烂一片。从农家 大门望进去,偶见厅堂里摆的竹椅子、竹床、 八仙桌,依然那么亲切、熟悉。不远处的村 子中心,传来了跳广场舞的音乐,还有石桥 上乘凉聊天的身影若隐若现……

早晨醒来,推窗远眺,雨后的梓洲格外 清新自然,美女峰在游走的云雾里羞羞答 答、躲躲藏藏。"乡村画语"右侧,一条马岭古 道,弯弯曲曲地向后山延伸,然后遁入浓郁 的林子。拾阶而上,山林里不时飞出鸟儿流 动的乐音,石壁下搁置着小蜂桶,还有小溪 涧的泉水顺着竹制水笕,细细地如线一样流 入一只大水缸。

没走几步,便见民宿后面一座老屋,泥 墙黑瓦,门廊上有"怡潭山居"几个醒目大 字,细看是西泠印社沈正宏先生所书。院子 里,风车,石槽,石磨,石臼,老物件应有尽 有。院子左侧一堵石墙,爬满了木莲,墨绿 色的木莲果藏匿其间,恍若走进时光深处。 这时,一位正在晒衣的奶奶放下手中衣物, 笑着朝我们迎过来,面容清秀的她原来是姚 书记的妈妈。她告诉我们,大儿子在老宅前 面建造了具有现代人居住品质的民宿"乡村 画语",二儿子保留着老宅的原汁原味,把老 宅折腾成自己喜欢的岁月记忆里的样子。 她和老伴至今还是习惯住在老宅,每天劳作 生活。她还问起他们家的梓洲红茶味道怎 么样,我们齐称好喝!于是,奶奶又兴致浓 浓地跟我们聊梓洲红茶的制作工艺,要选梓 洲高山上的头茶,在茶叶才伸展开两三片叶 时就采,然后发酵、烘干,不能晒太阳,怕太 阳气冲淡了茶的原味。想不到昨晚大家众 口称赞的红茶是奶奶一手制作。

姚书记指着巨幅画似的马岭山告诉我 们,"外婆家"老总将租赁马岭山云深处的潘 岭村,进行整村搬迁整村改建,打造成既有 舒适的居住品质,又保留老房子的岁月记 忆,与周围的山林鸟鸣、明月清风和谐生趣

的现代化民宿。 植物与庭院,山林、溪涧与村庄,无缝地 对接,乡村自然气质不散。



■朱辉

小学时的国庆演出

当年上小学,一入学就备受关 照。原因是爷爷曾当过工宣队长,对 学校一些"成分"不好的老师颇多照 顾。人家平反之后知恩图报,将对爷 爷的感激都化为了对我的爱护。

音乐老师有海外关系,她家上世 纪70年代末居然就有钢琴。每个星 期天,爷爷便带我去她家学琴。然而 我实在没有天赋,朽木不可雕也,无 奈之下,音乐老师只能放弃努力。她 将我安排进了学校的舞蹈队,可是操 练了一星期,肢体实在不协调,学大 雁飞翔像鸭子上架。音乐老师锲而 不舍,又将我弄进合唱团。这下终于 安生了,某年国庆节,我登台完成了

上台之前,我穿上了学校准备的 蓝裤子、白衬衣。红领巾我自己有,但 有些破,于是找同学借了一根。那时 化妆很简单,就是往两边脸颊涂上两 坨胭脂,红彤彤的,像猴子屁股。望着 镜子里的自己,很像越剧里的媒婆,我 质疑这样化妆好看吗,老师说这么看 是不好看,可是上了台,灯光一照就好

我们小学是由一座庙改建而成 的,舞台有些高。记得我初次登台, 还绊了一下。老师很紧张,提醒我要 稳住。因为我是合唱团第一排,我的 表现至关重要。

上了台,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一 片,我当然有点心慌,但记住了老师 的话,最要紧的是跟着音乐的节奏摇 头晃脑,那时小学生合唱都这样,好 像现在也是如此。唱完了,下了台, 老师说表现不错。回到家里,想快点 擦去脸上的两坨胭脂,姑妈不让,说 贵着呢,平时她都舍不得买,让胭脂 在脸上多留两天,相当于占了便宜。

第二年学校的国庆演出,我从合 唱团又被调到了朗诵队。6个人一 组,登台诗朗诵。一人一两句,然后 合着说一句。由于有了之前的舞台 经验,我在朗诵队表现得很稳定。

五年级我从上海转学到了武 汉。父亲的教育理念与爷爷不同,他 都不让我当班干部,更别说参加学校 的演出了。他认为学习成绩最重要, 不能让不相干的事情消耗掉我的学 习精力。许多年后,大侄儿参加了他 们小学的锣鼓队,父亲也是极力反 对,甚至跑去学校与老师交涉。

一晃我已经年过半百,如今回想 起来,当初的演出经历,甚至比一时 的学习成绩更重要。参加工作后,许 多同事开会时都爱在下面讲"蛐蛐 话",被领导点名上台,却又三棍子打 不出一个闷屁,端的是"狗肉不上正 由于童年时舞台上的历练,我 就没有这个毛病,再多人的场合,也 能侃侃而谈,所以先后在两家公司当 过6年部门负责人。

相比半文盲的爷爷,父亲好歹高 中毕业,在他那年月可以算是知识分 子,然而论教育理念,我觉得还是爷 爷的更有前瞻性。

■顾云霞

魏璎珞这个名字的时候,丝毫没有陌 生感。从前,"璎珞"就是我的同桌。

上中学的时候,班里开始流行笔 名。我的同桌,就在某一天的语文课 上,从一堆字库里选了"璎珞"两个 字。她偷偷把"璎珞"写给我看,我当 时竟然不知道这两个字的正确发音, 回家查找字典才知道,璎珞不但发音 好听,还有美玉的意思。是的,璎珞 同学很美,她的眼睛如一汪清泉,睫 毛疯长着,凌乱而修长,像最热烈的 波斯菊花瓣,虽然她那时只有十五六 岁,可已经拥有了成熟女性的曲线。 只有她才配得上这个名字。在合上 字典的刹那,我不免开始感叹,为自 己的落伍,也为与同桌之间的差距深 感失落。

是的,我们的差距太大了。"璎 珞"的主要用途是情书上的署名,万 一情书落入他人之手就不会暴露真 实身份,笔名都是偷偷用的,只有互 相写信的人才知道,就像地下党的暗

和璎珞书信往来的是一个叫"威 滔"的男孩,他们的名字都很琼瑶,不 识人间烟火。璎珞和威滔几乎每天都 要写信,晚自习回教室,璎珞的抽屉里 就藏着一封威滔的情书,如果抽屉空 空如也,那就是他们闹别扭了。他们 热恋,也时常分手,像琼瑶小说里写的 那样,聚散两依依。这些全班同学都 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璎珞把所有的 情书都给我看,让我好好学习,顺便欣

我在电视剧《延禧攻略》里看到 赏一下他们的才华。那些文字都出奇 的好,威滔在一封信中居然提到了"滴 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

> 我为他的文采叫好,也为璎珞找 到了深明大义的意中人深感欣慰。 直到后来在多部文学作品中读到"滴 水之恩,涌泉相报",才为自己的孤陋 寡闻深感羞愧。

> 收到"滴水之恩"的来信后,璎珞 很快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结尾 用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 你"。我是从璎珞的信中得知伟大诗 人普希金的名字的,璎珞说普希金是 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在一场 决斗中身亡,他为爱情而战。她说起 普希金的时候好像威滔也必将为他 们的爱情而战。就这样,璎珞成了我 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不,是她和威滔 共同缔造了我。

可我始终不明白威滔所言"滴水 之恩"究竟为何物,他为什么要涌泉

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多年以后, 当璎珞和威滔天各一方,他们各自成 家,一切都风平浪静,毫无瓜葛的时 候,有一天,我终于逮住机会盘问起 威滔"滴水之恩",没想到威滔嘴里念 着"滴水之恩",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 生。他更忘了"威滔",还问我是哪两

我真想把他拉回从前油漆剥落 的教室,打开璎珞的抽屉让他看看他 亲手写下的情书。我是他们爱情的 见证人,我保守着他们的秘密,这世

界上恐怕只有我珍藏着他们最初的 情感,那些信里的内容我依然记得。 可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是初恋,因为 同时困扰着威滔的还有另一名女同 学——紫萘。

威滔在信中跟璎珞提起过紫菱, 紫菱是第三者插足,他们闹别扭多数 时候都是因为紫菱。璎珞认为威滔不 够忠贞,而威滔认为他跟紫菱之间不 是爱情,他只是不愿意让一个纯真的 女孩因为拒绝受到伤害,他始终拖泥 带水。威滔为了保证心中只有璎珞, 把紫菱的情书也一并交给了璎珞。

这下子璎珞更生气了,因为紫菱 的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爱意,璎珞吃

于是我又有了一次深入学习中 国古典诗词的机会。紫菱的文风与 他们迥异,她似乎不知道普希金为何 物,她喜欢唐诗和宋词,喜欢把李清 照放进情书里。

她给威滔的情书,就像是当年李 清照写给赵明诚的。

就这样,三大流派造就了我的文 学之路。

可是让我深感遗憾的是,不但是 威滔,就连璎珞也忘了从前的普希 金。只要提起同窗往事,她只是对我 的记忆力表示惊奇。

可能是她后来读过太多的书,去 过太多的地方,把属于"璎珞"的那段 从前清空了,可对于我来说,这些都 是不该忘,也无法忘的。

■陶琦

鹰是一种既令人畏惧,又让人心 生好感的猛禽。畏惧是因为鹰富有 攻击性,好感则是鹰翱翔于长空的身 影,具有一种兀傲孤高的不俗气

鹰的眼睛锐利,视力可达极远, 且能在空中追踪猎物,故很早以前, 人们就将鹰驯熟后用于打猎。《后汉 书》里记叙袁绍、袁术兄弟,"少以侠 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东汉 时期,猎鹰就是权贵子弟的时尚玩 物。白居易有一首《放鹰》长诗,非常 形象地描述了驯鹰和放鹰出猎的过 程。苏轼在知密州的时候,于心血来 潮之际,也不免要聊发少年狂,左牵 黄犬,右擎猎鹰,率众人到郊外打猎, 以娱身心。到后来,鹰犬甚至被演化 成了奴仆的代名词。

古人驯化猎鹰很讲究技巧:幼鹰 刚学会飞的时候,把鹰眼缝上,使之 不能目视,另以布袋笼罩在鹰头上, 然后将鹰放到空无一物的屋子里。 屋中用稻草架设草人,训练鹰停在草 人的臂膊上面。刚开始,鹰在屋里狂 跳乱飞,利爪乱抓,直到力气耗尽,疲 惫不堪,才不得已停在草人的臂上歇 息。每当鹰停在草人臂上,主任就给 鹰喂少量的肉,数十天后,即达到了 训练的目的。这时把缝着的鹰眼放 开,把罩在鹰头上的布袋去掉,并把 草人拆除,以人的臂膊代替。鹰一开 始又是狂怒乱飞,直到困倦无力时才 驯服,又喂食少量的肉,始终不让鹰 吃饱。

过了一段时间,鹰被完全驯服, 把鹰带到室外,用竹子做成野鸡的模 样,藏肉其中,置放到长草掩蔽的地 方。然后用长绳子拴好鹰,让鹰高 飞,鹰在空中发现猎物之后,会奋力 扑下来啄食,又再慢慢收紧拴在鹰腿 上的绳索。以此方法,训练的时间久 了,即可携鹰出猎,使唤起来无不如

元初,由于民间驯养猎鹰的人太 多,皇家猎鹰常与普通人家的猎鹰飞 混到一起,分不清权属。忽必烈为此 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规定百姓的猎 鹰,脚环只能使用黑色皮子,不能与 皇家猎鹰一样使用红紫杂色皮子脚

好的猎鹰不仅能追踪捕获猎物, 还能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机应变。明 代笔记《五杂俎》载有一事:明代南京 有户勋贵人家养了一只猕猴,调戏家 中的侍婢,把主人惹恼了,想要杀了 它。猴子逃到报恩寺的塔顶尖处,离 地数十米高,人上不去,猴子却上下 自如,人拿它一点办法没有。有人放 猎鹰去抓猕猴,反而被猴子一连杀了 数只。见状,主人愈发盛怒,张榜招 募能人,若有人能将猴子杀掉,奖一 百两银子。有个辽东人带了一只体 形很小的猎鹰前来应募。鹰先是在 塔顶盘旋良久,便飞走不见了踪影, 下面观看的数万人面面相觑,不知何 意。过了一会儿,鹰从云中直飞而 下,猴子也仰头而望,摆好了迎战的 姿态。鹰飞近猴子,猛地将身上的羽 毛一抖,一阵黄沙顿时从天而降,把 猴子的眼睛迷住了,鹰轻松一击,即 将猴子击毙坠地。众人这才明白,鹰

之前飞走,是去取沙子。 如此离奇曲折的情节,一如阅读

■吴燕萍

在《诗说桐庐》中寻味觅色

美的山水,就像是一首诗,千百 年来总是给人无尽的想象。

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叫做刘嗣绾 的进士来到桐庐,被富春江的景色深 深吸引,诗情大发的他,写下了许多 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最令人惊叹 的,大概要数这首《自钱塘至桐庐舟 中》:"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 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

在桐庐江上寻诗,刘嗣绾不是第 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他只是许许 多多诗人中的一位。来过桐庐的诗 人很多,据《诗说桐庐》记载,李白、孟 浩然、韩愈,孟郊、白居易……光唐代 就有70多位。这一位位诗人,创作 了一首又一首的诗歌,这一首首的 诗,就像一块块的招牌,告诉我们桐 庐的山水到底有多美。

生于斯长士斯的桐庐籍作家重 利荣,在浩如烟海的山水文字中寻踪 觅迹,发现了桐庐的身影,他把这些 文字收集在了他的作品《诗说桐庐》 中。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满 怀深情的作家,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去 探寻属于桐庐的诗情画意。

那些美妙的诗歌,就像一朵朵浪 花般,充实在富春江上。诗因江而 生,江因诗更美。而在这些绚丽的诗 歌中,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大概要 数宋代的这两位词人的作品,一豪 放,一婉约,皆为词中翘楚。

豪放如苏轼,一生颠沛,足迹应 该算广了。见多识广的他,却对桐庐 的山水难以忘怀,足见其魅力。"三吴 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踏遍 千山万水,还是觉得桐庐最美,尤其 是在"三吴地"这个本就很江南的地 方,桐庐直是"艳冠群芳"。如此直白 而坦率的抒情,很符合苏东坡豪放达 观的个性,读起来自有一种无可比拟 的酣畅淋漓。在他的这种"误把他乡 做故乡"的恍惚中,折射出的是一种 文人骨子里最深的依恋与归属感,那 里隐藏着的是无须用过多的文字去 渲染的别样情愫。

婉约如柳永,一生郁郁不得志的 他,对寒蝉凄切,兰舟催发,在念去去 的烟波里,发出无限感慨——"多情 自古伤离别,更哪堪清秋节。"任是如 此凄迷,在见了这一江桐庐色后,竟 也忍不住夸赞:"桐江好,烟漠漠;波 似染,山如啸。绕严陵滩畔,鹭飞鱼

桐江好,这三个简简单单的字眼 里,有着千种情怀,分明已经道出了 桐庐的山水是多么令人艳羡。柳永 才华横溢却一生坎坷,在无穷的山水 与别离中,声声哀怨泣诉内心的苦闷 与彷徨。我想,总有那么一刻,山水 可以用它们的清音,去洗涤诗人内心 的尘垢,换取片刻的欢娱与宁静。桐 江正好,足以慰藉。

在桐江寻诗,本就是件风雅的 事;而在桐江上觅色,则又是更进一 步撩人心怀了。

还是这位进士刘嗣绾,在他的另 一首七律《子陵台》中有这样一句: "一江倒入桐庐色,四壁飞来竹石

"桐庐色"这一极富张力的词,仿 佛有着无穷的爆发力。在这些文字 的底下,我们分明看见了一副色彩缤 纷的画卷,画中有声有色,有动有静, 五彩斑斓。就是在这样的山水荡涤 下,文字才能更加撩人心怀。于是, 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留下文字 的印记。

董利荣也不例外,他用他独特的 笔调,条分缕析又鞭辟入里地诠释了 到底何为"桐庐色",他的这些独到的 见解,都收录在他的这篇《好一江"桐 庐色"》中。在董利荣看来,所谓的 "桐庐色",其实就是山色与水色,具 体可以体现在"碧""清""绿""翠"等 字眼上。其中,"绿"又是桐庐的主打 色。在这些写绿的诗中,又以清代才 子纪晓岚的《富春至严陵山水甚佳四 首》中的这一首最佳:"浓似春云淡似 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 坐,翠色随人欲上船。"或浓或淡的 绿,或深或浅的绿,跟随着人的脚步, 一直蔓延到两岸。如此鲜活而又灵 动的绿,着实惹人喜爱,令人惊叹,让 人忍不住也想坐着乌篷船,去桐庐的 江边,掬一捧绿色入怀,让心绪渐渐 宁静,让心灵得以升华。

作为土生土长的桐庐人,与历史 上的文人墨客相比,董利荣对于这一 江的"桐庐色"要爱得更透彻、更深 入。多年来,他致力于读诗研诗,透 过富春江的浪花,去寻觅历代诗人所 描绘的美景胜迹及风土人情。正如 他自己所言,因为热爱,所以投入。

爱桐庐,是他呕心沥血研著桐庐 诗作的源源动力;也因为爱桐庐,所 以一直心无旁骛,笔耕不辍。董利荣 对于桐庐的热爱,是深入骨髓的。只 要读过他的文字,就能深深感受到, 他的文字里洋溢着浓浓的家乡情 结。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桐庐 色"?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陆春祥老师在《从流飘荡任意东 西》中曾这样评价:"几十年来,董利 荣兄从如海的诗歌中撮取精华,独特 的理解,多个角度锻造成章,风物美 味,春夏秋冬,晴雪雾霜,我们一一细 吟,桐庐,桐庐,千百年来,诗文 中有这么多的桐庐,实在让人惊叹不 已,我们的认识于是逐渐深刻,我们 的事业因此逐渐广阔,桐庐人的自豪 感油然而生。"一本《诗说桐庐》,就是 这样,既多层次、多角度地细说了桐 庐的山山水水,又用另一种笔调绘出 了诗一样的桐庐,让每位阅读者,都 能在诗意里徜徉。

桐庐本身就是一首诗,用诗的方 式叙说桐庐,桐庐也就处处有新诗 了。据《桐庐县志》记载:桐庐港湾, "渔舟往来,至晚尝闻歌声,名'桐溪 唱晚'"。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无论是桐江的白天还是黑夜,沉醉在 那一抹属于每一位子民的桐庐色中, 大约是我们凡夫俗子眼里最美的景

落过款,烙过印,这样的桐庐色 调,真是惹人喜爱。反正,我是爱了; 那么,你呢?